

# 狀元總長·戲子博士

王培堯

張 謇 · 袁世凱 · 梅蘭芳

## 三呼梅郎名動公卿

黨國元老葉楚傖，生前曾經寫過兩部小說，其一是「前輩先生」，用葉小鳳的筆名，寫教育界的諸多珍聞韻事。其二曰「龍套人語」，以龍公筆名問世，照書中序文的說法，他是「記載南方掌故，網羅江左軼聞」，兩部小說全是章回體，都記得有南通「土皇帝」、末代狀元，胡適

所謂「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」——張季直（謇），和他獨子張孝若的「軼聞軼事」。

「前輩先生」一書中的章實忱和章公拙，「龍套人語」裏的張叔正（寒）和曉如公子，稍微曉得些張謇父子掌故的，一望可知正是影射張狀元和張孝若。這兩部書雖然是葉楚傖先生的遊戲筆墨，但他在書中的描寫，却很顯然的可以看出楚傖

，並且易「梅歐閣」而為「梅影蘭魂之室」。四五十年前，這是文人雅士津津樂道的一則佳話。

張謇，字季直，號蕩庵，因為他行四，南通

士著大都尊稱他一聲「四老爹」，識者稱之為「四先生」，日本人也對他有一個尊號曰「張謇先生」而不名。一般又稱他「張南通」、「張狀元」、「末代狀元」，「南通土皇帝」，和「狀元總長」。因為他是滿清光緒二十年甲午（公元一八九四年）第一甲第一名的狀元公，又是中華民國第一任農商總長。一手創辦了無數事業，成為中國實業家之第一人，掌握江淮經濟，儼然東南

先生對張氏父子印象大不為佳。譬如張狀元曾經力捧當時的兩大名伶，有「南歐北海之稱」的梅蘭芳和歐陽予倩，化過七八萬塊現大洋，辦一所「伶工學社」，造一座更俗劇場，來請風靡一時，紅遍天下的梅歐主持，並且還開了一間「梅歐閣」。葉楚傖先生在「龍套人語」中，即以林洵華影射梅蘭芳（梅字畹華），東方子美影射歐陽予倩，將「梅歐閣」名之為「二妙閣」。此外在「前輩先生」一書裏，也有李季之影射梅伶

，則除了他一輩子會娶過好些位姨太太，和中



狀元總長·張謇

國刺綉大家沈壽有過一段纏綿悱惻，膾炙人口的「戀史」外，就祇有張狀元生前頗為衛道之士暨鄉愿鄉曲所詬病的梅歐事件。

張狀元第一次看梅蘭芳的戲，時在民國二年，當時的北京城裏，正由袁世凱當大總統。二年七月，國民黨發動之二次革命失敗，袁世凱為遮掩天下耳目，力挽張狀元出而組閣，促駕的電報似雪片般飛向南通。但是張狀元不所為動，一力堅辭，後來他曾薦熊希齡以自代，袁世凱又強他兼任工商、農林兩個部的總長。張狀元堅辭不獲，九月七日，袁世凱派飛鷹軍艦專程而來，迎接張狀元到北京去就職。

迫不獲已，張狀元就坐了飛鷹軍艦，先到上

海，將他在上海的龐大事業略作安排。九月十六日乘飛鷹艦溯江西上，十六日到浦口，改乘津浦鐵路的花車，十七日抵天津，十八日進了北京城。當天就跟熊希齡、梁啟超同赴公府謁見袁世凱，商訂大政方針，這便是袁世凱「名流內閣」金字招牌的終底於成。

袁世凱為了慶賀名流內閣成立，兼表由衷之歡迎，大排筵席之餘，並在懷仁堂演出一場堂會戲。被召來的角色當然都是極一時之選，梅蘭芳正在吉星高照，鴻運當頭，所以他也被召了來演唱一齣「思凡」。時值梅蘭芳二十歲，這位往後被稱為「中國三大美男子之一」的名伶，當年的長相是膚似凝脂，眼若點漆，在紅氍毹上更顯得艷

光四射，嫵娜風流。梅蘭芳在臺上曲折淋漓的演出小尼姑春心大動，他媚眼流眄，拂塵四指，惹得臺下前三排不是白鬚飄拂，便是道貌岸然的北政府總統、總理、總長，古井生波，方寸大亂。張四先生到底是性情中人，他由羨而愛，不克自持，竟然脫口三呼：

「梅郎！梅郎！梅郎！」

從此這張狀元三呼梅郎便騰傳衆口，被許為無上韻事。而梅蘭芳的一生事業，也就因為狀元總長的忘情三呼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狀元與戲子的不平凡交誼，因之而始。

### 首次南下一砲而紅

梅蘭芳既因狀元總長的忘情三呼而聲名大噪，紅極一時，他很會利用機會，在當年秋天就大舉南下，給正牌老生王鳳卿跨刀，約定出演於上海的丹桂第一臺。早年，北京的戲院子都是茶園式的小型舞臺，舞臺在茶園的正中間，算不上正式營業。角兒的色銀根本就分不到幾個錢，戲子要賺大錢出大風頭的話，必得到上海去唱。但是上海華洋雜處，魚龍相淆，設若沒有强有力的社會關係，那是斷乎不能去的。即使勉強去了，也會砸鍋現世，鐵羽而歸。任何外地角色到上海演唱，不但要拜碼頭，而且還得請有實力的大亨捧場。大亨捧場實在很不簡單，據已逝上海大亨杜月笙的親戚、總管萬墨林先生說：一個角兒或一個班子南來，事先要商量好了在什麼地方演唱多少天？在此期限之內，即使一張票也賣不出去，開過金口答應了的大亨也有辦法自掏腰包大請其客，



。戲是皆足舉手投芳蘭梅



姿臥上趨觀紅芳蘭梅，酒醉妃貴

捧他個一路滿到底。所以那些能有力捧戲子的大亨，除了有錢有勢還得有極大的羣衆力量。

梅蘭芳初到上海的那一年，聞名遐邇的上海三大亨，黃金榮不過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探目，杜月笙還是黃金榮身邊一位得力的夥計，剛剛脫穎而出，有點小名聲。張嘯林則還在杭州白相地界乍露頭角。當時上海是所謂「大」字班當權。所謂「大」字輩即爲清幫「大通悟覺」這四輩之首，論清幫輩份居二十四輩中之第二十一，不過江南江北的「大」字輩裏風雲際會，很出了不少人物。例如其中文有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，字寒雲；武的有以一把單刀威鎮長江的張仁奎，字鏡湖。張鏡湖曾經秉承南通皇帝張謇的意旨，在辛

亥那年學義反正，自任通海鎮守使兼陸軍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長。他拜張謇爲師，使他的勢力範圍隨着張四先生的龐大事業，跨江而東，由南通、東海一直擴充到上海。

梅蘭芳首次南下，獻演於上海，狀元總長是爲他出了不少力的。寫幾張片子，打幾個招呼，梅蘭芳就此立於不敗之境。事實上，梅蘭芳初次出征，藉由狀元總長作後臺，他簡直是一砲而紅，紅遍了半升天。當年平劇演出仍然以生角爲主，而以旦角爲配脚。王梅同臺演出，王鳳卿正牌老生包銀大洋三千二百元，梅蘭芳跨刀也能拿到包銀一千八。二年十一月四日開始登臺，打泡戲三天，頭一天唱綵樓配，第二天唱玉堂春，第三天

唱武家坡，第四天日場唱趕三關。票價池座賣一元大洋，花樓一元二角。可以說是盛況空前。

照說，王鳳卿學汪（桂芬）尙譚（鑫培），像武家坡、汾河灣之類的生旦對兒戲，當年舍譚鑫培之外，王鳳卿可以獨步菊壇，不作第二人想。而小叫天譚鑫培死於民國六年，王梅搭檔演出於上海時，他已六十六歲，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。王鳳卿之一枝獨秀，當行出色，已成不爭的事實。上丹桂第一臺的觀衆，原該是去「聽」王鳳卿的。然而，就因爲有過狀元總長三呼梅郎的韻事，上海人爭先恐後，趨之如鶩的專去「看」梅蘭芳了。春申江畔望重一時的遜清遺老，豪紳名士，如陳筱石、李偉侯、周今覺、朱古微、沉夔璧、吳昌滄等，市井小民平時難於一見他們的尊顏，如今居然都會在丹桂第一臺的池座裏出現。遺老名士們起初懷着好奇的心理，想要看看末代狀元傾倒備至的梅蘭芳，究竟標緻到什麼程度？及至電炬通明，梅郎出場，驟見他風情萬種，煙視媚行，一投手，一舉足，都是那麼曲折有致，妙到毫顛。這一來，大上海的遺老名士也步了狀元總長的後塵，把個男男女女，青春貌美的梅蘭芳，迷到不可一日無此君的地步。因而，更使梅蘭芳身價百倍，青雲直上，大上海的四鄉八鎮，遠至蘇杭常錫，有閑階級排日坐了火車來看戲，梅蘭芳果然一炮而紅，風靡江南江北。使得當年大江南北盛傳兩句俗諺：「討老婆要討梅蘭芳，生兒子要像周信芳。」——周信芳藝名麒麟童，他和梅蘭芳都是喜連成坐科子弟，所謂科班出身。他唱老生，以做功取勝，爲海派老生之鼻

祖。

王鳳卿、梅蘭芳拍檔，起先議定檔期一個月，可是往後越演越盛，簡直就欲罷不能。於是，丹桂第一園的老闆許俊卿跟梅蘭芳情商，再加演半個月。這時候，梅蘭芳的包銀也從每月一千八百元，漲到了三千六百大洋，超過王鳳卿之上。

### 張狀元袁世凱的恩怨

梅蘭芳在上海風靡江南，顛倒衆生的這一個半月，不但對於梅蘭芳本人的事業，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，使他從此聲譽扶搖直上，如日中天；出洋演唱，爲國爭光，得了人人艷羨的洋博士學位，走紅好幾十年，以迄於死。同時，就中國的一部平劇史而言，竟也由此而展開了新紀元。倏然一改平劇界生角爲主，旦脚爲副的舊觀念，因而才有四大名旦，四小名旦，四大坤旦，鑼鼓聲中「陰盛陽衰」迄今猶然的漪歎盛況。梅蘭芳是旦角包銀打破生角紀錄的第一人，又一改「顧曲周郎」的重「歌」不重「戲」的偏頗之風，使那般花錢的大爺，由眯着眼睛凝神聽「歌」擊節欣賞，居然也睜開了眼睛細看臺上角色的表情和動作。於是連戲院子裏的佈置、客座都爲之全改。舊式四根柱子舞臺，茶園式的建築全部淘汰。往先樓座票價高於池座的，也一變而爲羣相爭購池座前排。此外，則士大夫階級進戲院的越來越多，名門閨秀乃至少婦長女，北里嬌娃紛紛成了平劇場的座上客，這真是平劇界了不起的大改革。使平劇——其實是皮黃劇成了全國各地雅俗共賞，普遍受到歡迎的大衆化娛樂。梅蘭芳得能一舉

創此不世之功，狀元總長「三呼梅郎」，鼎力推轂，其德有足多矣。故所以，終梅蘭芳一生對於張謇格外感激，但凡四老爺有命，他無不樂從。

從上海回到北平，梅蘭芳一登滬門，身價十倍，可是狀元總長在波譎詭秘，瞬息萬變的北方政壇上却漸漸的有些礙手礙腳，難以施展抱負，開始作僚失意起來。張謇在北平從政兩年，當了兩年人才、名流內閣的農林、工商總長，可能是他一生失敗經歷中最痛苦，最爲人非議，最不值的一項。袁世凱少年無賴，在家鄉項城存不住身，帶了幾十名狐羣狗黨，投奔淮軍名將慶軍統帥吳長慶。當時張謇已在吳長慶的幕中多年，賓主過從甚得，向爲吳長慶言聽計從，最重要的幕友之一。吳氏幕中的幾位名士，都由張謇所代爲延攬。吳長慶因爲他跟袁世凱叔祖袁甲三，和嗣父袁保慶的兩代交情，一心教導袁世凱成人。他曾鄭重拜託張謇，收袁世凱爲弟子，教他唸書。所以狀元總長是「皇帝總統」的老師，不過袁世凱無心制藝，一意攬事用權，獵取虛名。光緒七年（公元一八八一）他開始在張謇主持的慶軍營務處當差，張謇又成爲一手提拔他步入仕途的頂頭上司，袁世凱的發跡和吳長慶、張謇的愛護栽培大有關係。然而袁世凱具梟雄之姿，懷豺狼之心，年少氣盛，目空四海。張謇往後曾有一次告訴他的兒子張孝若，說是在朝鮮時袁世凱忽一日和他放下帳子來密談，袁世凱說韓王李熙儒庸不足以扶持，吳大帥膽子太小也難以圖大事，他竟想以一名小小的五品同知取韓王而代之，要求張謇代爲擊畫主持。張謇却當時就竭力告誡，斷乎不

可如此癡心妄想，輕舉妄動，以至貽誤了大局。他並且說自己決不洩露，只是不許袁世凱再有此念。從此他深知袁世凱虎視鷹瞬，大有野心，和自家的性格落落難合，所以他也就跟袁世凱逐漸疏遠。但當吳長慶、張謇調往金州，離開朝鮮，袁世凱沒有了拘管，也就漸次的跋扈放肆起來。他甚至於隱約其詞的要跟吳長慶算海防銀兩的老賬，萎靡生錦，含沙射影，用心十分之險惡，終至把吳長慶氣得生了一場大病，就此一病不起，溘逝金州防地。其後張謇曾與另一位也提拔過袁世凱的吳長慶幕友朱銘盤，寫了一封洋洋數千言的長信，把袁世凱罵了個狗血噴頭。自此而後，師弟二人就算是正式絕交了。

戊戌政變，袁世凱不惜出賣盟友，構陷光緒皇帝，向慈禧太后告密，結束了百日維新，釀成六君子棄市菜市口的慘劇。從此他成爲康有爲、梁啟超主持之保皇黨死敵，雙方大有不共戴天之勢。張謇爲袁世凱的賣主賣友求榮，一時激於義憤，也曾表示深惡痛絕，極端鄙夷。可是袁世凱却由此平步青雲，飛黃騰達，一天天的官運亨通起來。清末立憲運動，袁世凱已成朝廷一言九鼎，舉足輕重的權勢人物，便有張四先生左右熱中政治的友好門人，極力的慫恿他獨棄前嫌，作書袁世凱，寫信勸他勿作反對。——這是師弟二人公開絕交凡二十多年後，第一次復通往還。「美」中不足者，在於是老帥這一方面所主動。宣統三年辛亥四月間，上海、漢口、廣州、天津各地商會，爲了想組織訪問團報聘美國，並洽商中美銀行、航業合作事，推張謇晉京陳情。張四先生取

道漢口循京漢鐵路北上。他在路過河南彰德府的時候，又曾下車轉赴涇上村，屈駕往訪奉旨養病的袁世凱，兩師弟大談特談治淮問題。這時張謇和袁世凱分手已歷二十八年，張謇和他一席長談後，不禁欣然色喜的說：

「議論說二十八年前大進！」

## 梅郎一劇奇翁一詩

因此，後來他把梅蘭芳接到南通演唱，曾爲他寫下無數首詩，其中的一首「惜別」，字裏行間，大可推敲狀元總長、平劇博士當年盤桓時的柔情，和張謇對國事的心境：

然則，袁世凱誠然議論大進，其野心却也水漲船高，與日俱增。辛亥革命，袁世凱置身革命政府與清廷之間，翻手爲雲覆手雨，挾北洋陸軍以自重，終於竊據大位，當上了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。上臺以後，他便開始爲其「萬世一系，袁氏家天下」的陰謀鋪路，不惜與附炎趨勢，視顏事仇，以梁啓超爲首的進步黨合作，進行其剷除革命勢力的重大陰謀。一手持利劍，一手執銀彈，革命黨人不爲所屈，遂有宋教仁被刺案之發生，以及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二次革命壯舉。方敗，袁世凱即大事誅戮，封閉黨部，使革命勢力一時爲之大受影響。又爲掩遮天下人耳目，抬出所謂金字招牌的「名流內閣」，據張四先生自己說：他在北京兩年，兼長農林工商，確實很想擔起責任，爲國家多做點事。所以他「早作夜思，忠於職務，平時從不懈怠，從不請假，以身作則」，而且還很有些經國濟世的實業計劃。其實，袁世凱竊國之計已定，名流內閣不過他所利用的一項工具而已。他何曾有意識他絕過交，道不同不相與謀的老師施展抱負，大展經綸？狀

元總長的磐磐大計一無所成，此老的心情也就格外的苦悶。在這一段時期，他公餘之暇，唯有寄情山水，「呼盧喝雉博塞悞」，打三十二張的牙牌。可以慰情者，獨一因他而走紅春申，成爲達官貴人，文士騷客競相追逐對象的梅郎梅蘭芳。因此，後來他把梅蘭芳接到南通演唱，曾爲他寫下無數首詩，其中的一首「惜別」，字裏行間，大可推敲狀元總長、平劇博士當年盤桓時的柔情，和張謇對國事的心境：

「梅郎曠絕五年別，來晤齋翁十日期，縣人傳說若異事，郎日一劇翁一詩。郎以慧爲命，翁以狂勝癡，亦幽亦慙亦警敏，能爲仙人能健兒。藝之精進有如此，色相變幻詩所資。百年三萬六千日，昨日黑髮今雪絲，少年朱顏不常駐，父老竹馬經過騎。世界亦何有，堯桀皆沙泥，國勢沉乃如琉璃，碎脆繁蕪羣頑兒，舉子不定紛規棋，蜀秦連湘鼎滌糜，扶海一州江淮陲，耕桑尙足長大鷄，翁心與此無町畦，高臥自夢黃炎義，如郎聰明尙知識，溫潤近人淪骨髓，與郎揚推復古舞，萬方儀態宜爲師。造物或不厭中國，行樂要假須臾時，千鍾百觴作壯語，翁眸瀾照滄江湄，明年春好來勿遲，待郎來盡花前卮。」

情意纏綿之餘，間以憂國憂時之語，故所以有「造物或不厭中國，行樂要假須臾時」的句子。詩中所謂「郎日一劇翁一詩」，那是寫實，因爲多情善感的張謇翁，確曾爲梅蘭芳每演一劇他就賦詩一首。「縣人傳說若異事」，那是由於南通人眼見四老爹迷于梅郎，私下大爲訝異，因而到處議論紛紜：「四老爹怎的頑起戲子來了？」

玩戲子」這話實在很難聽，但却淵源有自，並非空穴來風。箇中由來和張梅在南通的許多軼聞軼事，由於行文之便，且留在後文再說。

## 薦小生朱素雲當皇帝

到了民國三年，袁世凱的北洋大軍，趁二次革命大舉南侵，席捲大江南北，北洋武力抵達長江流域。袁世凱志滿意得，環顧宇內已無足以爭衡者，實力增固，那面金字招牌反倒成了累墜。以進步黨人爲主的「名流內閣」，自亦將如秋扇之見捐。起先是熊希齡總理因爲行政棘手，諸事難辦，不得不辭了內閣總理的職務。按照慣例，既曰責任內閣，閣揆辭職照准，全體閣員當然就得跟他共進退，一齊出「閣」了。可是到這個結骨眼兒上，起先薄總理而不爲的狀元總長，在「京塵厭惡，歲除逃入山」之餘，忽然又表示戀棧，從而造致有人炒魷魚，有人不告退的責任內閣分裂之局。司法總長梁啓超，教育總長汪大燮相繼請辭，狀元總長却表示他所要做的事正多，濬治水利計劃猶且方始着手進行，他雅不欲「拿政治上的習慣，來阻礙他政策的進展」。勞動了袁大總統，派他「收回國務院職權」的政事堂左丞楊士琦，前來請問他的這位老師。楊士琦問張四先生說：

「國務院總理辭職，全體閣員似乎應該共進退的吧？」

不料張四先生却正色的答道：

「我是應大總統和內閣總理一再的懇電邀約



而來的。宣誓就職之日，我就當眾宣言，我本無仕宦之心，此一來既不為總理，也不為總統，祇是爲了自己的志願。我的志願是什麼呢？那就是本着生平所讀的書，和向來究討的事，在政治方面加以試驗。志願能達就達，不能達就止。我做官，與政府的人事變遷無涉！」

旨哉斯言，倒教久歷宦海，足智多謀的這位袁世凱頭號智囊楊士琦瞠目結舌，無詞以對，祇好唯唯而退。這時候農林、工商兩部已經合併爲農商部，農商總長張謇拒不出閣，新成立的北洋內閣就祇好留他一席，狀元總長又成爲北政府第五任內閣閣揆徐世昌屬下之一員。三年五月一日就職，終於發現越來越幹不下去。當袁世凱決心帝制自爲，命他手下的爪牙發起了籌安會。狀元總長還曾跑去見他的慰廷老弟、學生總統，痛切勸誡，千萬不要輕易改變國體。他曾直言往摺的說：「你應該做中國第一人的華盛頓，切切莫要效法上斷頭臺的法國皇帝路易！」這話聽了叫袁世凱太不受用，却是礙在畢竟有過師生之誼，袁世凱一時還不便遽然翻臉，只好陪笑解釋，他決無此意，袁世凱並且顧左右而言他的說：

「再怎麼樣我也不想當皇帝，祇是因爲美國人古德諾有共和政體不適於中國的提議。這個提議倒還有討論討論的價值，或者將來我們讓朱明後裔出來復居皇帝大位，譬如說現任的浙江都督朱介人（瑞），就請他出來正位也未爲不可？」

張謇明曉得袁世凱是袁冠朱戴，胡扯淡。他當時就嘻笑怒罵的說：

「要是朱瑞可以做皇帝的話。那麼，朱素雲不也可以做嗎？」

朱素雲，名灃，梨園世家，武旦朱小元的兒子，初習崑曲，出不了頭，後來改從徐小香學小生，方始一鳴驚人，成爲光緒中葉以至民國初年最紅的小生之一。蜚聲一時的四喜班，即由朱素雲、孫菊仙、龍長勝等名伶所組成。他曾和梅蘭芳同臺演出，並且傳授過梅蘭芳幾齣小生戲，如轅門射戟，木蘭從軍等，所以狀元總長也跟他很熟。臨時想起提一提他的名字，開袁世凱一個頑笑。後來方惟一還因爲這件事爲朱素雲作了一首詩：

「歷數朱苗到汝身，都城傳遍話清新，不須更說華胥夢，漳水瀟瀟愁煞人。」

「都城傳遍話清新」，可見當年狀元總長「保」紅小生朱素雲當皇帝，早年還曾膾炙人口，傳爲笑談的。

話不投機，張謇決定辭職，他旋即南下，爲他的獨子張孝若以古冠婚禮成婚。在這一段時期，他和工刺繡的病美人沈壽很接近，曾經請沈壽當兒子婚禮的債相，又將博物院謙亭撥給沈壽住入養病。民國七年正月六日復割濠陽小築的一半以迎沈壽。

自北京一別，狀元總長和戲子博士兩地睽違四年多，張謇失意於政壇，改而致力地方建設，乃至慈善事業。梅蘭芳則一帆風順，光芒萬丈，捧他的人越來越多。民國六年，日本人重金禮聘，請他到東京大舞臺演唱，短暫期間，使東京的男女老幼爲之瘋狂。中國戲劇的飄洋過海「出洋

露演」，當以此爲首次。自東京歸來，梅蘭芳更是名滿天下，瑞典皇太子葛斯脫、印度詩哲泰戈爾登門拜訪，竟譽之爲「東方第一藝人」。被狀元總長三呼梅郎而一舉成名的梅蘭芳，居然成爲國際聞名的熠熠紅星了。民國八年梅蘭芳遷住在北京的時候，曾有一批美國華爾街的大亨，以美金四千元代價，請梅蘭芳演唱三十分鐘，開中國藝人「論時計酬」的先例，而且打破了世界藝人的報酬紀錄。這個紀錄直到美金貶值如許其多的今日，恐怕還沒有任何藝人創造新猷呢。

八年冬天梅郎捲土重來，再征上海，演出於天蟾舞臺，掛正牌，唱大軸，拿六千大洋一個月的包銀，每天外加「梳頭費」三百塊。他在上海紅得發紫，日進斗金，却是惓念歸情，仍然難忘時年六十七歲的狀元總長張謇翁。他應張謇翁之邀，寧願不計酬勞的上海通演唱一陣，使得張謇翁大爲興奮，他花了七八萬元，爲梅蘭芳在南通創辦伶工學社，專爲他建一所更俗劇場。並且在劇場休息室的隔壁，築一「梅歐閣」，由他親自寫了一副對聯：

南派北派滙通處，  
宛陵廬陵今古人。

使得盛譽張南通爲「唯一立新中國之創造者」如日本人駒井德三，在他所著的「南通張氏事業調查書」中，都特別的爲之加上這麼一段：

「……有高雅之風，對於學問書畫以及演戲各種文藝，極有興趣而時刻爲之，雖擲巨萬之私財，亦所不惜！」

（未完）